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

前進一步

晉 駝 作

平 明 出 版 社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靳以編

第二種

前進一步

晉駝作

458
新中國文藝叢書

第二種

前進一步

版權所有★不許翻印

新中國文藝叢書 第二種

前進一步

作者 晉 駝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定價人民幣五千五百元

1951年5月初版(0001—4000冊)

目次

姐姐	一
拜訪	一〇
渡河	一八
一篇拙劣的記錄	二四
傳遞	四二
前進一步	五五
外一篇	
『閒話皇帝』	九七

妞 妞

喝了幾口冷開水，吃了幾個成年人吃的油炸丸子，妞妞就病倒了。這可以看出保育院對兒童們的飲食是很注意的。行軍中，却難免飢一頓，飽一頓，冷一口，熱一口，我呢，又從來沒有親手撫育過孩子。更重要的，是她要在病中出發。我很後悔前天把她從保育院接回來：如果路上出了差錯，可怎麼辦，可怎麼辦呢！我甚至於轉念到不如還是把她送回去。

『孩子那麼發燒，風這樣大，可不能把她放在架窩子裏，要抱在懷裏！』一位送行的同志扛着行李從山上往下跑着喊。有的同志拿出他（她）僅有的一些錢給妞妞買來餅乾。校長額外給妞妞送來三萬元的路費。兩位女同志那麼專心的給妞妞喂藥，週圍的騾、馬嘶人語……市場一樣的嘈雜，對她倆彷彿沒有絲毫的關係。

『請放心，老晉的身體不好，我們和他輪替着抱，』四五個同伴向大家保證着，走過去搶抱孩子，結果還是被一位送行的同志搶去了。他一直抱到延河橋，累得快要喘不出

氣了，才把姐姐交給我的同伴；囑咐了兩三遍：『在路上來信可不要忘記寫孩子的病況啊！』而我，幾次都沒有搶到手。

這些同志從來沒有見過姐姐，和她的父母也沒有過私交，甚至於有的我都不認識。大家對孩子這一團火熱的關懷，深深的感動了我。不管多麼困難，我也要帶她走；而且，要盡我所有的體力和智力，使姐姐病快好，不再病。

又瀉了兩次肚，當天下午，姐姐就可以安靜的睡在架窩裏了。再不敢讓她喝冷開水，又沒有暖壺，只好跑到前邊的村子裏去找老鄉要。有時候燒開了水，隊伍已經走過了村子；跑着趕上去，水又冷了。吃的東西，除去駐軍時的兩頓稀掛麵，再就是餅乾，雞蛋，雞蛋，餅乾。孩子吃厭了，就正好應用『飢餓治療法。』很幸運的，姐姐的病倒也一天一天的好起來。

開始，馮阿姨怕我不會帶孩子，讓姐姐跟她睡。可是，她自己就有四個孩子，太忙，太亂。兩天過後，我就把姐姐要過來，跟着我。姐姐這才和我熟識起來，開口叫『爸爸』了。但那

基本態度還是『公事公辦』。『姐姐餓了，吃塊餅乾吧，』『吃』或者『不』。『姐姐渴了，喝口水吧，』『喝』或者『不』。決不肯多說一個字。她四歲半了，四方臉紅紅的，像個健壯的男孩子；可是，比她小的孩子來打她，也不敢還手，只會哭。問她在保育院的生活，據說，她被選爲模範兒童，戴過大紅花，後來就當了『班長』。有一次給她洗澡，發現她腳腕子上有一塊小疤痕，她說是被她的『班員』踢破了，落下的。我意識到：她的這位保姆的教育方法有毛病，大概是越軟弱越好。我命令她：『不准你先打別人！如果有人打你，打一下，還一下，少還一下都不是好孩子！』她懷疑的點點頭。不久，她真的回打了一個孩子，我大大的獎勵她，保證走到城裏給她買糖果吃。這一來，姐姐漸漸的胆大起來，態度也活潑多了。

比方說，讓她唱歌，她會說，『你先唱一個——不會——大人不會，小孩更不會。』我害怕給她傳染上面部的皮膚病，先給她洗臉，水稍微熱一些，她就會抗議，『太熱了。你爲啥不先洗？』她在架窩子裏醒着的時候，我常常給她採一束野花玩；如果她先要，採來花趕上牲口，要費一些時間的，她就會申斥我，『人家要花嗎，這樣慢！』

其實呢，直到這時候，姐姐還是很聽話。比如，白天她在架窩裏睡，我走路；晚上我睏得

支持不住，她要玩，我就想出一個睡覺的儀式：

『爸爸，晚安。』我教她先說。

『姐姐，晚安。』我說着，把她搬過來親一親，就不准再說話。只教了一遍，她就記牢了。有時候，儀式舉行過了，分明的還聽見她無可奈何嘆一口氣，但決不再來打擾我。

走到一個城市，我真的給她買來一些糖果。她高興得跳了，一把一把的往兜裏裝，手裏又抓得滿滿的；可是不吃。問她爲什麼？她却驚奇的反問：『鐵蛋，棒棒，高高……他們都還沒分，能吃——能吃嗎？』我意識到：這是在保育院養成的好習慣，吃東西都是大伙兒分。我馬上改口，告訴她回家分開才能吃。我感到慚愧，在我們的後代——新的人，新的社會的面前，看見自己的落後和渺小。

在極端的疲勞裏，我感到非常的興奮。姐姐照這樣生長起來，不正是我們的後代的典型性格嗎？而這，我曾經對她盡過一些力量。這比完成一篇最得意的小說更有價值，那究竟是紙上的人。倒霉的是我却病了。

我騎在牲口上，自然有更多的同志照顧姐姐。可是，我們這部隊女同志和小孩子太

多半數以上的男同志都分得了經常照顧的對象。有些瑣碎事情，像架窩子上搭雨布遮陰，揭開乘涼；孩子身上早晨蓋棉被，晌午揭棉被；講講故事，逗逗笑……等等。好在我只病重兩天，就又以下來走了。妞妞只是又鬧過三天大便秘結，總算沒有再病倒。

架窩子實際就是搖籃似的木簍子，兩個獸在一匹牲口上，寬度和棉包獸子差不多。走在平川裏還沒有什麼不方便，可是，一定要走山路。這路，一邊是人工削成的峭壁，一邊是幾十丈深的山谷。棉包獸子走過去，要不斷的擦着峭壁，那痕跡看得很清楚。斜面又陡，些地方牲口不能不彎下後腿。腳伕們的拉長的，緊張裏含着恐懼的吆喝，每一聲都有使人心跳。我心臟有些衰弱，緊盯住牲口的臀部，不敢往左右看一眼。突然的，在一個九十度的死彎子上，架窩子掛在壁上了。我搶上去一搬，勉強過去了。腳下太陡，我却一下子滑下去，躺在牲口的腳下。我想，騾子踩上我；一驚一跳，跌下谷底去，什麼都完了。在一剎那間，我忘記了往起爬。我猛的意識到：我並沒有被踩壞。等我爬起來，牽牲口的散吓得話都說不完了，他恍惚的看見騾蹄子冲我的胸口踩下去。他問我怎麼樣。我定醒了半天，才發現

一個奇蹟：我並沒有受傷。姐姐在架窩子裏悠閒的喊：『爸爸！要花兒！』我第一次申斥了她；一面把她抱出來，揩起走。所有的孩子都被從架窩子裏提溜出來，有的沒有睡醒，還哭着不肯離開他（她）的『睡鋪』呢！大伙兒輪替着揩，爬完那兩天的山路。

到平地，而且是汽車路上，該安全了吧？有一天，又分到一匹怪騾子。牠看見馬就跳起來，怕汽車，怕駱駝，怕腳踏車，甚至就怕路旁一塊大石頭；又肥又大，兩個架窩子壓不住騾，一定要一個人騎上去壓着。敬牽牲口比較有辦法，他的孩子一看不見他就哭，只好要我騎上去。夾在兩個木簍子當中，姿勢不能變一變，坐老虎凳似的坐了兩個半天。姐姐把小手伸上來和我調皮，我乾着急，不敢放鬆抓緊鞍子的每一隻手，對她沒有一點辦法。

到×縣，遇上兩輛長途汽車。帶着孩子的男女同志有儘先買票的權利。我們坐上汽車了。而姐姐從走山路的第一天開始，一天比一天更加調皮起來。汽車很擠，應得的地方只能放下我的屁股，她坐在我的懷裏，一不舒服就發脾氣。有一次，鬧得我吸的煙燒了她的手。路上儘可能保持隔一天給她洗一次澡的習慣，水一熱她就不讓洗。說過一句非常

粗野的罵人的話，還往我身上抹過一回鼻涕。看樣子，不壓一壓是不成了。一天，汽車發生故障，半夜才走到一個村莊。她一天沒有正經吃東西。麵條兒煮好了，喊她，睜開眼看看我，明明是醒了，却又轉過身去不願動。我打了她幾下子，抱起來，說去把她送給老百姓，她才老實下來。從挨打以後，姐姐所有的毛病都改正了。我驚奇她的記性爲什麼這樣好。

延安流行的簡易的歌子，姐姐幾乎都會唱，『東方紅，太陽升……』『北風吹，雪花飄……』『唱得調子都很正確。路上一天學一個生字，永遠不忘。會講許多小故事。我的聲帶有毛病，她逼着我教她一個『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……』她嫌我唱得不好聽。我就趁勢推脫，說她媽媽唱的好，到張家口讓她去教。

『我媽唱的好，你學她唱，唱個細嗓子的，好聽的，來！』她固執的要求。

這怎麼能學呢？我只好尖起我的破鑼嗓子來一陣怪叫，引得她笑得爬到我懷裏直不起腰。在她面前，連我也變年青了。

行軍，駐軍，她一時也不能離開我了。她第一次坐火車，進大城市，到張家口車站有些驚慌。我回車上扛行李，把她交給馮阿姨，只一小會兒工夫，就大哭起來。她和我約定：如果

在張家口找不到她的爸爸、媽媽，就不要他們了，和我一道去哈爾濱；如果找到，就帶他們一同去。『到哈爾濱你再給我娶一個媽媽。那，我就有兩個爸爸，兩個媽媽了，咱們在一塊兒演戲、跳舞。』她說得那麼天真，肯定；她的想像力是那麼豐富。陝北的老百姓說公家的小孩比他們的小孩聰明，回想我的童年，這話是不錯的。革命對於人類進化的推動力是這樣的巨大！

到張家口，我感到很沉重，不斷的暗暗的想：『姐姐，我們分別的日子到了！』果然，第二天就找到她的爸爸和媽媽——甬和麥。

『你帶來的？』甬非常驚訝的問：『你怎麼會帶孩子？』

『豈止會帶，一個月來，把病都帶好了。』我得意的說。

『呀！真的，』麥狂喜得嚷起來：『你看，孩子比以前結實多了！』

『豈止身體結實，性格也結實起來了。』我更加得意的說。

等我說明架窩子是馬伯伯給打的，一路吃飯是馮阿姨給做的，在那些險惡的路上，別人抱的時間幾乎比我還多，以及出發當時同志們對姐姐的關心如何的鼓勵了我，他

和她才明白了妞妞所以能夠帶來的真實原因。

一九四七年於哈大。

拜訪

一天，我去拜訪張家口火柴工廠的老谷同志。

老谷跑來會客室和我談了幾句，就向我提議：

『這樣你到我屋子裏去，給你一本書先看着——我在寫一個馬上就要的計劃書，等吃中飯的時候——飯後還有一刻鐘的休息，我們就好談一談了。』

他那和從前一樣黃瘦的面孔，澁巴巴的眼睛，使我記起剛才收發員對我說的，『經理去住醫院了，上上下下，他什麼事都得管——谷祕書忙得很呀！』可是，我從幾千里以外的地方來，要到幾千里以外的地方去，對於一位我所敬愛的好伙伴，就這樣匆匆的告別嗎？況且，我又渴望着嗅一嗅他們這裏的生活氣息，那怕只有一點點都好。我還是第一次踏進新解放的人民自己的工廠呢。我接受了他的提議。

午飯鈴響了，他還在鼻尖抵着稿紙寫。他順口說出來的，不成理由的理由是：今天吃麵條兒，去早了擠得很。我幾次想問他爲什麼還不配一架近視鏡，却沒有打斷他思路的

勇氣——雖然在這半點鐘以內，他曾經有兩次被進來請示工作的人打斷過。好不容易，他才寫成一個段落，摺疊起來。

『好，』他鬆了一口氣，笑了，『這回可該我們談一談了！』接着，一面往外走，機關槍似的向我發射着問話，有的根本來不及答覆。搶到一個空隙，我勸他：

『你的身體本來不好，你也應該注意一下！』

『什麼？』他驚訝的說，『我一點也不……』

就談到這裏，被半路上的兩位小姑娘打斷了。

『谷祕書，就是爲了那個事兒，她來問你了。』十五六歲的那一位指着十二三歲的那一位說。小些的過來牽住他的手。

『你們去問×××好不好？』他懇求。

『問過了。他說的我們不服，還要問你！』大些的解釋着。小些的撅起嘴，扭動着身子，做出一種固執的表情。

『好，讓我先去吃飯吧！』他退一步要求。

她們迅速的離開他，流露出一種含着驚訝的歉意，彷彿在說：『別人都吃過了，你忙得還沒吃上嗎？這時候來找你，我們真不懂事！』正像那位收發員一樣，對於他的忙，她們是了解的，同情的。

她們，大些的穿花布長衫，小些的穿藍上衣、黃短褲的學生裝，都很乾淨，秀氣；對他又是那麼親暱，無拘束：我猜她們是廠裏的幹部子女，幹部子女的事情爲什麼也要他來管呢？我納悶，又沒有工夫問。他忙着添炒菜，找碗筷，揩抹桌子上殘留的麵條兒、瓜菜、蒜皮……一面斷斷續續的談着：他們正在計劃成立暑期工人補習班，提高政治和文化；要我想有什麼合適的教材。這時候，我迫切要知道的是他的私生活；因爲他那麼熱切的談論他的工作，常常麵條兒往裏進，話語往外出，鬧得里里拉拉的聽不清楚，一時壓下了我的這種私情，認真的幫他想了一些教材。好在飯後還有一刻鐘，還有談說的機會。想不到的，一出飯廳，又被那兩位小姑娘截住了。原來她們真的還坐在樹蔭下的水門汀上等候着。

他的臉紅了一下，即刻就恢復了常態。他一隻手牽住一個，親切的問着閒話，好像忘

記了跟在身後的我。我感到厭煩，怪他多事。一進屋，我就坐在床上，開始認真的看起來。他給我的那本書。

『人太多，你看，我把你們的名字都忘記了，』他道着歉問：『你們原來在哪一課？』
『不，我並沒有下去，』大些的自我介紹着她們的名字，指着小些的說：『她是下去了。她看見別人家有得了米的，要我來幫她問一問——從前趕出去還不就趕掉了，敢來問？現在不同了嗎？事情一定要公道。我媽和她媽是老朋友，我和她從小在一塊兒玩，現在又在一塊兒做工，這點兒事還不成嗎？我說「成」就領她來了……』

我這才明白過來：她們不是幹部子女，是工人。『下去了，』『別人家有得了米的』……這裏邊一定有一個相當麻煩的問題。這位小些的還沒有什麼。這位大些的說話像放鞭砲，又是辯護人的姿態。我有些替老谷擔心的，又注意了他們的談話。

老谷耐心的把小姑娘的家庭、住址、人口，每一個人的年齡、職業都記下來問：

『你母親在那個廠裏掙多少錢？』

『我不清楚，』小姑娘說話有些含糊了，『大概一個月一萬多塊錢吧？』